

● 楚宏志 著

潜在杀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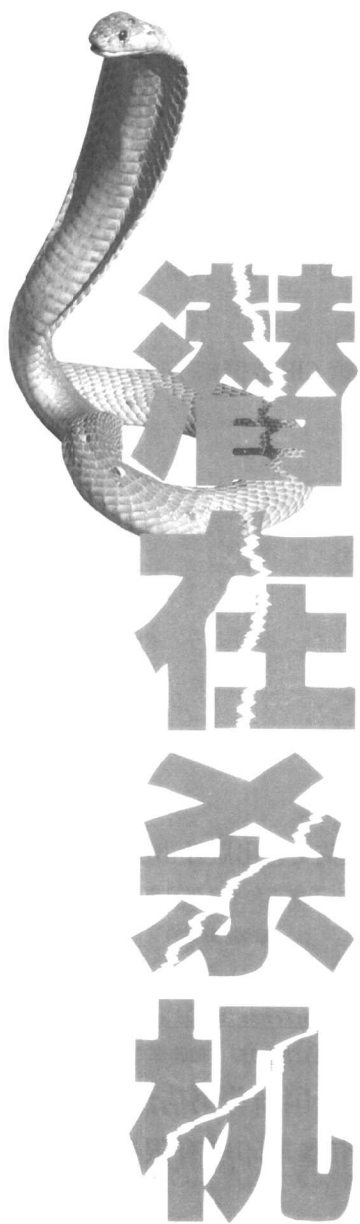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
潜龙在渊机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2000年10月



楚宏志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潜在杀机/楚宏志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3
ISBN 7-5306-3612-X

I. 潜… II. 楚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119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625 插页 2 字数 216 千字

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 册 定价:17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楚宏志，男，1968年生于黑龙江省嫩江县。1990年师范毕业，担任教师多年。1998年调入嫩江县公安局，从事数年文秘工作，曾担任秘书股股长。后调入刑警大队，现为综合中队队长。199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先后在《北方文学》、《短篇小说》、《白桦林》等省、市刊物发表《走出雨季》、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、《杨絮飘飞》等中、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作品，出版作品累计40余万字。《潜在杀机》为长篇处女作。



我永远坚信雨果说的那句话：我的想法是，永远前进。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，他就会使人的脑后长着眼睛。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，青春和生命的方面看。倒下去的正在鼓励站起来的，一棵老树的破裂，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。

——摘自冷云的日记

引

子

那天，北方小城清江市下了去年冬天以来最大的一场雪。鹅毛大雪铺天盖地，白了街道、白了楼房、白了广袤的原野……也就在这一天，冷云披着乌黑的长发，穿着那件粉红色的羽绒服，扑闪着美丽的大眼睛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刑警大队大案队。也就在这天，冷云结识了他。当她第一眼看到他时，她的心为之一动，那一刻，她在冥冥之中预感到，她将与她有一段难舍的情缘——事情过去几年后，她还一直盼望着冬天，一直怀念那场大雪。

那天，是3月11日。

那天，刑警大队大案队队长袁北方正忙着办理一起重伤害案件，眼看着就要到过卷期限，他正低着头整理卷宗。这时，她敲开了刑警大队大案队的门。进门时，她乌黑的长发上还飘着几朵尚未融化的雪花。

“请问，刘队长在吗？”她说。

“不在。”他伏在桌子上，连头也没抬。然后继续忙手里的活。

她站在门口，静静地站着。直到他感觉到她没有走的意思，才问了句：“有事吗？”但他仍然没有抬头。

“我……是来报到的……”她怯怯地道。她好不尴尬，第一天上班怎么会这样。

“啊?!”他这才抬起头，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也就在这时，四目相对，她的心似乎被啥东西撞了一下。

她这才看清楚办公桌后面三十几岁的男人。他个子细高、黝黑的脸、浓郁的眉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脸突然红了。

但他看了看她，迅速地把目光移开。他说：“你就是从派出所调来的那位内勤？”

“冷云。”她点头。

“你是政法委冷书记的女儿？”他冷冷道。她又点点头。

“你工作几年了？”他不冷不热道。

“今年是第三年。”她回答。

他看见她乌黑的长发。他说：“你下午正式上班，先回去把头发处理处理，难道你不知道警察该留什么样的头发？！”

于是她的脸彻底地红了，红得发烫。她感到了委屈，感到了羞辱。

她说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他说：“我叫袁北方。”

她的眼里汪了眼泪。她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是星期一，3月11日。

她更加清楚地记得，第二天的凌晨，也就是3月12日，清江市发生了那起该死的特大盗窃杀人案件。

第一章

· 1 ·

3月11日傍晚，刑警大队大案队队长袁北方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家。

袁北方来到大队长刘海的办公室，袁北方说，师傅，没别的事吧，如果没有，我可要回家睡觉了。然后，打着哈欠出了办公室。因为刚处理完那起重伤案件，为这起案件他领着弟兄们忙活了六七天，加上前一周值班，算起来他有十几天没有回家，今晚好歹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

清江市是个刚划为市的县级市。清江市几年来外表最大的变化就是楼房多起来，街道规整了许多，最为突出的是饭店、歌厅等娱乐场所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冒出来，着实让人感到热闹了许多。

袁北方的家位于市区的西南侧，距市公安局有六七里路，是当前清江市为数不多的一片平房区，因为偏远和破旧，被他的同事们戏称为“革命老区”。他本可以坐公共汽车，但今天却想步行回去，他想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，想漫无目的地看看市里的街道和行人，想呼吸一下早春的气息。

袁北方走出市局的大门，呼吸着早春傍晚清凉的空气，向自家的方向慢慢地往前走。拐过一条主街，竟与一个熟悉的身影撞个满怀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师傅刘海的儿子——刘冲。刘冲1.78

的个子，宽肩柳腰，清瘦面容，是个标准的小伙子，从省警校毕业两年了，但因为市局没编制，如今还没有分配，一直在下面的一个派出所帮忙。在袁北方的印象中，刘冲平素寡言少语，是个烟酒不沾，稳重懂事的年轻人。但今天，袁北方分明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浓重的酒气。

刘冲撞在袁北方身上的瞬间，嘴里伤感地喊着一个女孩儿的名字。

袁北方转头看见，刘冲的前面，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孩儿愤然离去，女孩儿没有回头，只留下一个漂亮的背影。

刘冲嘴里再次痛楚地咕噜一句什么，然后意识到撞到别人身上。他狠命地瞪了一下发红的眼睛，但终于认清了袁北方。

“袁——袁叔……”他说。袁北方看到了他眼里交织着痛楚和愤怒。

“刘冲，你怎么了？”袁北方吃惊，他还是头一次看到刘冲这个样子，“你喝醉了？我送你回家吧！”

“不！袁叔，我没有醉，没事……”刘冲用力推开他，扬手拦住出租车，踉跄着坐进去，走了。

袁北方想，刘冲是跟那漂亮女孩儿发生矛盾了。袁北方曾听刘海说过，那女孩儿与刘冲认识有几年了，两人感情很好。袁北方想如今的年轻人总喜欢这样。

接着，袁北方十分疲惫地走进自己的平房小院。但家里的气氛让他感到沉闷和窒息。

“你还记得有家呀？”正在做饭的妻子刘月华满面怒容，8岁的儿子兵兵站在墙角抽噎着。“你还是回单位住吧，这不是旅店。”

袁北方瞅了眼怒容满面的妻子，想说句什么，但是没有。他

歉意地笑笑，便把兵兵拉过来。一问才知道儿子要买玩具“四驱车”，妻子没有答应，还把他训斥一顿。儿子本来就感到委屈，经袁北方这一问，竟然大哭起来。

刘月华见状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说：“你们真是父子，一见面就知道诉委屈，我整日家里外头忙，从来没有人问一声。明天让你爸接送你上学，给你做饭吃！”

刘月华去年年底下岗后，在市商贸大楼内租个摊位卖水果，每日早出晚归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是够难为她的了。另外来讲，下岗对她精神上打击的余波尚未过去，所以袁北方虽然心里不好受，但也没有吭声。

刘月华见他不回嘴，接着数落道：“我这辈子算是欠你们的，既服侍老的，还得服侍小的，这日子要钱没钱，要吃没吃，过的是个啥日子！”

“看你，为了这点小事动这么大肝火，他还不懂事。”袁北方劝解道。

但她却越发不依不饶：“怎么，我说几句你不爱听？你看看你自己是个啥样子，跟你结婚10年，连个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，当初我怎么找你这个小警察呢！”

袁北方听罢，压在心头的火气腾地涌上来，作为10年的夫妻，今天这样的争吵也不止一次，但每次无论刘月华说什么气话，他都不会动气，只要提到“小警察”，他就感到揪心地难受。

“小警察怎么了？当初我就这德性就这么穷酸，既然这样，当初你干什么了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刘月华的眼泪断了线似的流出来，一头跑进卧室，关了门伏在床上大哭起来。

兵兵见状，再也不敢哭了。拿出课本默默地做功课。袁北方抽了阵闷烟，只好到厨房下挂面。忙活半天才端上来，让兵兵吃

饭。他本来饥肠辘辘，现在倒不感觉饿了。

吃过晚饭，兵兵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下。袁北方走到他和妻子的房间，轻轻敲门，但里面没有反应。推一推，里面上了锁。他在厅内转了一圈，无可奈何地偎在沙发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袁北方是被手机强烈的振动惊醒的。当时天已大亮，他想这时手机响，一定是又发生案子了。

接通手机，里面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我是刘海，出事了，赶快到达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！”

袁北方此时彻底从睡意中清醒过来。他把压在头下的“七七”式手枪麻利地塞进腰部的枪套，拎起夹克上衣，顾不上向正在熟睡的妻子和儿子打招呼，飞也似的出了家门。

早晨大雾。“革命老区”周围的白杨树和柳树上全都挂满了洁白的树挂，毛茸茸、清清爽爽，一派北国独有的景观。

袁北方奔出家门扬手打了一辆出租车，“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！”司机一踩油门，出租车就迅速消失在清晨的雾色里。

· 2 ·

小城发生惊天大案：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财务室被盗，前一天由各乡镇交来的购买春耕化肥款105万元现金无影无踪。105万，这是清江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。

袁北方赶到现场时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周围聚满了人。全副武装的巡警划定了外围现场警戒线，市局局长陆一明、主抓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季禹民及刑警大队长刘海全在现场。季副局长、大队长刘海正在组织技侦人员进行现场勘验。所有的人表情严肃，尤其是季副局长脸色铁青，让人感到生畏。袁北方和刘海简单地打了招呼，便开始投入到勘验和调查之中。

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是座建于八十年代的旧式三层小楼，财务室在二楼，此时，二楼的窗户开着，外面的铁护栏被拉弯。室内并没有大面积翻动迹象，整个办公室内，只有立在角落里的那个退了色的保险箱空荡荡地开着。楼外地面上汪着一摊血。

现场勘查收获不大。

第一目击者是推广中心的现金员。这个从事多年出纳工作的女人，被突然发生的噩梦吓得脸色惨白。她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单位，擦擦桌子、扫扫地，然后下楼打水。今天早晨她同样第一个走进单位的大门，但没有看见更夫老赵头。推开财务室的防盗门，被眼前的一切惊得几乎坐在地上：窗户开着，保险箱也开着，昨天晚上亲手放进去的巨款却无影无踪……她哆哆嗦嗦地抓起了电话，先打给推广中心主任，然后报警110。当她惊魂未定地跑到楼下时，才发现了窗下的那摊血。然后，手扶单位的大铁门呕吐起来。

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是个四十出头的男子，穿着笔挺的西服，给人一种油光粉面的感觉。他也许知道自己的主任已经做到头了，很平静地向袁北方讲述了105万元现款的情况。

原来，春耕在即，针对今年部分农民经济紧张、买化肥难的实际情况，市政府主抓农业的一位主要领导亲自通过关系，从南方一个国营工厂订购了一批大豆肥料，并且只要农民预交60%的款，待秋收后将另外40%补交齐。于是就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牵头，于昨天将各乡镇农民的第一部分化肥款收上来。下班时，会计和出纳请示主任，收上来的现款怎么办？主任中午多喝了点酒，加上天色已晚，他指示先把钱存放在单位的保险箱里，待第二天剩下的几个乡镇的款交齐了一同汇给厂家。但没有料到，一夜之间，这笔巨款不翼而飞！

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更夫老赵头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

老赵头是推广中心主任的远房亲属，是他被提拔为主任后雇来打更的。老人工作负责、勤快，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。但这个时候无影无踪，莫非没了性命？！

市公安局党委会会议室烟雾缭绕，加上紧张的气氛，有些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冷坤亲自主持召开“3.12”特大盗窃案件的碰头会。市公安局局长陆一明、刑侦副局长季禹民、刑警大队长刘海、大案队长袁北方及有关技侦人员都在场。

会议首先由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冷坤发言，这位曾经担任过市公安局长的老公安眉头紧锁，话语铿锵。他着重强调了市委市政府对这起案件的重视，他说“3.12”案件是清江市有史以来第一起这么大数额的盗窃案件，并且被盗现款是全市农民春耕的化肥钱，影响很大，而且老百姓私下议论清江出了个什么“黑蝙蝠”？能飞檐走壁，真是神乎其神。说这起案件和近两年以来的几起未破的有影响的盗窃案件一样，都是“黑蝙蝠”干的。冷书记说，不管他是“黑蝙蝠”还是“白蝙蝠”，侦查破案、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！因此，我们要克服困难，全力以赴，争取迅速破案，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待。

接着，由刑警大队长刘海汇报具体案情。刘海看上去脸色不好，他昨晚值班，到现在还没合眼。从他脸色看，他的胃又痛起来了。但他讲话时还是老习惯，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比划着。

“犯罪嫌疑人是从一楼攀上二楼，拉弯护栏，打开窗户进入室内，径直打开保险柜，盗取现金，从原路窜出……”刘海继续汇报勘验结果。“关于楼下的积血，有两种可能：其一，犯罪嫌疑人携款出来时正与更夫老赵头相撞，遂将其杀死；其二，犯罪嫌疑人进入推广中心院内或是正准备向楼上财务室攀援时，与更夫相遇，先杀死更夫，后入室作案。”

刘海看着大伙，继续道：“财务室楼下距墙15厘米处遗留血迹的血样为A型，呈凝固状。通过技术检验，案发时间大约为凌晨1时30分左右，初步判断血是更夫留下的，现已送往省厅作DNA鉴定。但，现场没遗留下任何指纹痕迹，可以断定，犯罪嫌疑人有一定反侦查能力。”

刘海见大伙没人吭声，继续道：“我的意见是，以案发地为中心，快速展开摸排调查，同时，是不是可以与近两年以来的几起入室盗窃案件并案侦查。但是，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，这起案件短期内取得突破的难度较大。要有耐心，把工作做细！”

会场的气氛压抑而沉闷。袁北方从身旁刘海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点着，深吸一口。每到此时，他习惯于一支连一支地吸烟。此时，他早已把昨晚在家中的不快抛在脑后，他脑海里浮现出犯罪嫌疑人如何窜入财务室，如何杀死更夫的镜头。但他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如果说更夫老赵头被杀害，那他的尸体在哪里？如果尸体被转移到第二现场，那么，作案分子是一人吗？如果说二人或者多人作案，现场不可能不留下任何指纹和痕迹。

听完刘海汇报后，季副局长说大家都谈谈自己的想法。会场还是沉寂，因为刘海的汇报就已经很全面，所有的线索和可能都已经摆在桌面，惟一的问题是下步工作该如何进行。

季副局长说，这个案子应归大案队办，袁队长你说说吧。大家的目光都聚集在袁北方的身上，袁北方在今天这种场合是不愿意主动发表意见的。因为，这里坐着的每位领导几乎都在刑侦单位干过多年，无论从年龄资历还是经验水平方面，都应该得到敬重。而自己既是晚辈又是下属。

“我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吧！”他把烟掐灭，尽量使自己的发言简洁明了。“我同意刘队的意见。当前，应立即做两方面的工作：一是查找被害更夫的尸体，二是在全市范围内，特别是重

点区域进行摸排调查。只有从这两方面才能使案件有所突破。同时,我们也要做好长期攻坚准备,因为这起案件决非普通的盗窃犯罪嫌疑人所为。”

最后,陆局长和冷书记小声交换了一下意见。决定由刑警大队和全市8个派出所民警,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地毯式摸排,查找更夫下落,搜集犯罪嫌疑人的有关线索。

刘海和袁北方带领大案队的成员,以案发地为中心,进行重点摸排调查。整整一天,他们从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职员,到附近单位、个体商店、饭店及个体出租车的有关人员,前后走访了数十人,但一无所获。

中午,他们走进附近的一家小吃部,每人要了一碗面。吃面的时候,袁北方发现刘海满头是汗,才证实他的胃病犯了。刘海吃了几根面条,却吞下一把药片。

袁北方关切地说:“师傅,你回去歇歇吧。”

刘海苦笑道:“歇歇?我可不敢,除非这案子能有点线索。别担心,我这胃呀,不知怎么搞的,一有大案发生,肯定使劲疼,形成条件反射了。”

小宋道:“两位领导,你们说这‘黑蝙蝠’的手法可真不赖,居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,打更的老赵头难道没有呼救吗?如果他杀害了老赵头,把尸体弄到哪去了呢?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呢?”

梁大勇插话道:“没有线索才让你查,不然要我们刑警干什么的。”

小宋刚要反驳,刘海笑了,也许是刚才下肚的药起了作用,他的脸色好了许多。他赞赏地接着梁大勇的话题道:“对,其实我们回忆一下,哪起案子是明摆着破的?只要我们工作做细,多

少都能有点收获。比如咱们折腾一上午，起码一点可以得到证实——犯罪嫌疑人行动诡秘，周围群众对这起案件丝毫没有察觉。这也告诉我们，这起案件决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，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、手段都经过充分准备，其决不是初犯，有一定的盗窃作案经验。”

袁北方暗暗点头，师傅刘海不愧为全局的资深老警。虽然他的文化不高，又没有经过专门的学习，但从经验和能力上，他对师傅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冷云是在座的惟一女性，她刚到刑警队便碰上这样的大案，看得出来，既紧张、又有种压抑不住的兴奋。她仔细地听着每个人的谈话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在认真地琢磨着。她的头发已经剪过，原来的长发变成短发后，清秀中更有种干练、飒爽的气质。此时，她忘记了袁北方昨天对她的傲慢，转过头对着袁北方，突然问道：“袁队，你说这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已逃出清江市了？”

袁北方想了想，其实这个问题他早就想过，如果说，犯罪嫌疑人是流窜作案，那么案发至今十几个小时过去，其决不会坐以待毙的。如果说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，并且不只一人，他是可能立即出逃的。如果那样，案子也就简单多了。他反问她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，但认真地说，“如果我是犯罪嫌疑人，一定会携款外逃，逃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。”

大家都被她略有孩子气的话逗乐了。她自己的脸也不由得红起来。

吃完面，刘海和袁北方商量，下午让冷云回队里看家，同时按照市局的意思，把“3.12”案件形成文字材料上报省厅。

接下来的三天里，300余名警力几乎把整个清江市区走了一